乡村变革的长幅画卷

——读长篇小说《三山凹》

□周大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回眸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不能不先回望乡村的变革史。南阳作家李天岑经过多年的准备，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耗费两年半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三山凹》，用文字绘就了一幅中原乡村40余年变革的画卷。为读者了解豫西南乡村生活，了解中原乡间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了解豫西南乡间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形象的文学记录。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首先描绘了这幅画作的底色——豫西南土地的本真颜色，也就是三山凹这个伏牛山深处的小村落的村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生活境况。当时，这儿的农民吃的主粮是红薯，白面和大米都是稀罕之物；住的是土坯垒的土墙草房和瓦屋，建房子的最主要准备是打土坯；穿的最好的衣料是家织土布和黑灰两色的平纹布；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架子车，自行车在村子里还是稀有之物；人们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以物易物，拿上家里养的鸡和母鸡下的蛋，去悄悄地换一点儿盐、青菜和其他消费品。人们心里蕴含着强烈的变革愿望，整个社会都在无声地呼唤着改革开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之风吹到了中原，吹进了豫西南南阳盆地，吹进了这个名叫三山凹的偏僻山村。有了这个底色的描绘，乡村改革所以能够很快在偏远乡村推开的深层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对这种底色的描绘，为整幅画作增添了思想含蕴。

作者接下来在这幅画的底色上开始描画人物。柳大林、张宝山和白娃，是作者在画卷中着力描画的三个人物。三个人都长在三山凹，又曾是喝过鸡血酒的结拜兄弟，三个人在三条路上面对乡村改革，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而开始演绎自己的命运。柳大林努力求学，凭借自己的知识库存所带来的敏感，最先感知社会上的变革之风已经刮起。他从政之后支持农民的变革之为，大胆引进外资办学，支持农民把红薯做成粉条来卖，支持村民外出到深圳打工，支持农民开办面粉厂，支持农民办乡村旅游等。张宝山这个人物虽只有高中学历，但他凭着农民的直觉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举双臂拥抱乡村改革，他凭选举夺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权力，然后就利用这份权力，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他种植栗子香品种红薯，开粉条作坊，办面粉厂，几次去深圳招商，改变旧的种植传统和规划，欢迎城里人到乡下旅游，彻底改变了三山凹的贫穷落后面貌。白娃则是凭着自己的机警和算计，感受到了社会在发生急剧变化，最早开始试着经商，四处跑着贩活鸡、贩鸡蛋；最早懂得开饭店，懂得借饭店里的酒局结交有用的官员；最早懂得靠贩钢筋、修公路赚大钱；最早开始搞房地产开发，走进了县城和富人的圈子。他一直赶着潮头走，每一步都没有落后，可几乎每一步都已踏过了做人的底线，完全被金钱迷住了眼，最后跌进了被金钱所遮蔽着的陷阱里。三个人物的命运都写得符合逻辑，有血有肉，鲜活生动。《三山凹》里的这三个人，成为中原文学人物画廊里的新形象。尤其是在对柳大林这个人物的描画上，作者的笔法特别灵动，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有多年从政的经历，写起这样的人物来更加游刃有余。

作者在这幅画卷里，还着意描画了人物活动的场景。其中，有些场景描画得很精彩。比如生产队队长王春宝召集的批斗会。王春宝认定张宝山外出贩鸡是搞资本主义，就于一个月夜命人抓住返家的他，在村里的牛屋门前开他的批斗会。曾经，批斗会这种场景，在中原的乡村里反复上演，这是在乡间把一个人彻底搞臭的可怕手段。不承想这场批斗会，在包产到户的春风吹拂下，开成了王春宝的下台会，反倒是被批斗者张宝山被众人推举成了队长。又如，白娃设美女宴款待柳大林。白娃为了安慰遭遇挫折的柳大林，也为了表达自己当年横夺柳大林新娘的歉意，特意设了一场美女宴，特别叮嘱自己雇下的美女闪红红在酒宴上放开，一心为了赚钱的闪红红当然明白白娃的意思，在柳大林酒至半酣时一下子坐在了柳大林的腿上。按通常的人性发展逻辑，接下来应该发生的，是柳大林将美女揽进自己的怀里。但事情却没有按照白娃设定的程序发展，柳大林坚守住了自己公务人员的底线，他推开闪红红愤然离了席。再如，三山凹村民与邻村人为争抗旱库水而起的争斗。两个村里的人都想用铁河水库里的水浇受旱的庄稼，上游的村子怕水库放了水自己的庄稼浇不上，下游的三山凹人一心想开闸放水浇自己的地，这种矛盾要在过去的乡间，通常是通过械斗，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柳大林最终化解了这场争水纠纷，显示出了这个三山凹出生的干部的能力和魄力。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者，在创作中都很注意人物活动场景的选择，因为场景选择是否恰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李天岑在这一长幅画卷的描绘中，特别注意选择和描画场景，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作者在描绘这一长幅画卷中，像画家重视使用点、线、形、光等视觉要素那样，特别用心地去使用文字。这部作品在文字操作上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朴拙。不论是叙述还是对话，作者都不用或少用华丽的形容词去修饰，用的全是普通的很常见的日常生活用词，更没有使用翻译腔，读上去有一种很强的朴拙感。另一个就是大量大胆地使用方言。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在对话时基本上用的都是南阳方言，其中很多方言的流行范围，就在南阳周边，流行半径可能超不过300里。这些方言固然增加了外地读者的理解难度，但南阳人和河南人读起来却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对本书感兴趣的外地读者，只要稍加琢磨，也是不难理解的。文字的使用法子，牵涉到作家的写作风格，读这本书能看出作者在有意追求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这一点儿值得称赞。

五月的田园风光

□陈鹏飞

小满后的第一个周末
再次踏进这一片田园
泛黄的麦浪在起伏翻滚
丰收的景象已然呈现

清晨
一阵小雨洒播
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
领着孩子
在麦田地旁的小菜园小果园里
变成他的游乐场
翠绿的荆芥和大葱他分不清
而旁边的田地里
架子上的葡萄挂出了绿粒
玉米和花生苗正在茁壮成长

园内
青青的艾叶草芳香扑鼻
即将成熟的杏子挂满枝头
扫帚苗吐绿摇曳
马齿菜鲜嫩无比
牵牛花喇叭张口
萝卜籽已经成熟
油菜籽收割归仓

金针花迎风怒放
小蜜蜂花间飞舞
花蝴蝶自由飞行

徐徐的夏风吹来
斑鸠在鸣叫
啄木鸟在吟唱
野鸡在发声
喜鹊和麻雀在欢愉
叽叽喳喳啾啾鸣鸣
远处布谷鸟布谷布谷的报时声
在耳畔回响

偶尔窜出的野兔
孩子看到后发出了惊呼
他要带小兔子回家
他要捉一只小刺猬
可惜
白天无法见到

走出了城市
回到了自然
这就是五月田园的美景

“家”和“商”真有区别

□宋朝

“玻璃大王”曹德旺总有可爱的“奇谈怪论”，有时看着看着笑了，有时看着看着哭了。

有一次，曹德旺和媒体交流说，千万不能拿他和香港的一位知名富豪相比，香港富豪也是聪明的，很会抓住时机挣钱，他曹德旺也挣钱，但不在一条道上。

核心问题是：曹德旺是实业家，香港富豪是房地产商。

忽然发现，“家”和“商”真有区别。

从工业层面上来说，不管你是生产飞机大炮的，还是生产螺丝钉的，都是厂“家”；厂家的创业者、管理者、领导者，都叫企业“家”、实业“家”。工厂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称谓就“发”了，大批量走货的叫“批发商”，一个一个卖的叫“零售商”。不管你是攒堆卖还是单个卖，都是商人。

农业层面上，培育水稻、小麦、玉米种子的，叫育种专家，譬如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河南的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走村串户收购粮食的就没“家”的待遇了，改称“小商小贩”，即便你存了一大堆粮食，也只能叫“粮商”。

文化层面也不例外。写书的叫作家，作家多了聚在一起，叫“作家协会”，作家协会挑头的居然还叫“主席”！卖书的就没“家”的待遇了，把书放在房子里的书架上卖，叫“书店”，批发书本的人只能叫“书商”了。

曹德旺说，他有钱也不会像香港富豪一样去盖房子、倒腾房子，因为他是实业家，不是房地产商。

即便是房地产领域，细分起来也有“家”和“商”的不同。给房子画图纸的是设计专家，生产水泥、红砖、防水材料的叫厂家，卖水泥、红砖、防水材料的叫“供应商”，这些人挣的都是小钱，真正挣大钱的叫老板、房地产商。

说起老板，马上就想起了腰粗、脖子粗、溜光水滑、有保镖相随的那个群体。

中国农耕史上，“商”并不招人待见，曾经有篇古文就把“商”说得屁也不是。随着社会进步，当下流通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环节，网购火到一塌糊涂，搬运显得重要了，即便如此，那些“把城东的萝卜运到城西赚一分钱、再把城东的白菜运到城东赚两分钱”的“牛叉大一圈”公司，也只敢把自己叫“电商”。

实业家生产的是产品，商家是产品的搬运工；“家”是皮，“商”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后来的“实业救国”，再到当今再三强调的“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由不得对曹德旺心生敬意。

致敬实业家。

稻田守望者

□高书全

他拔出落在城市的脚
来到饥饿的农村
匍匐成一株禾苗
倾听种子发芽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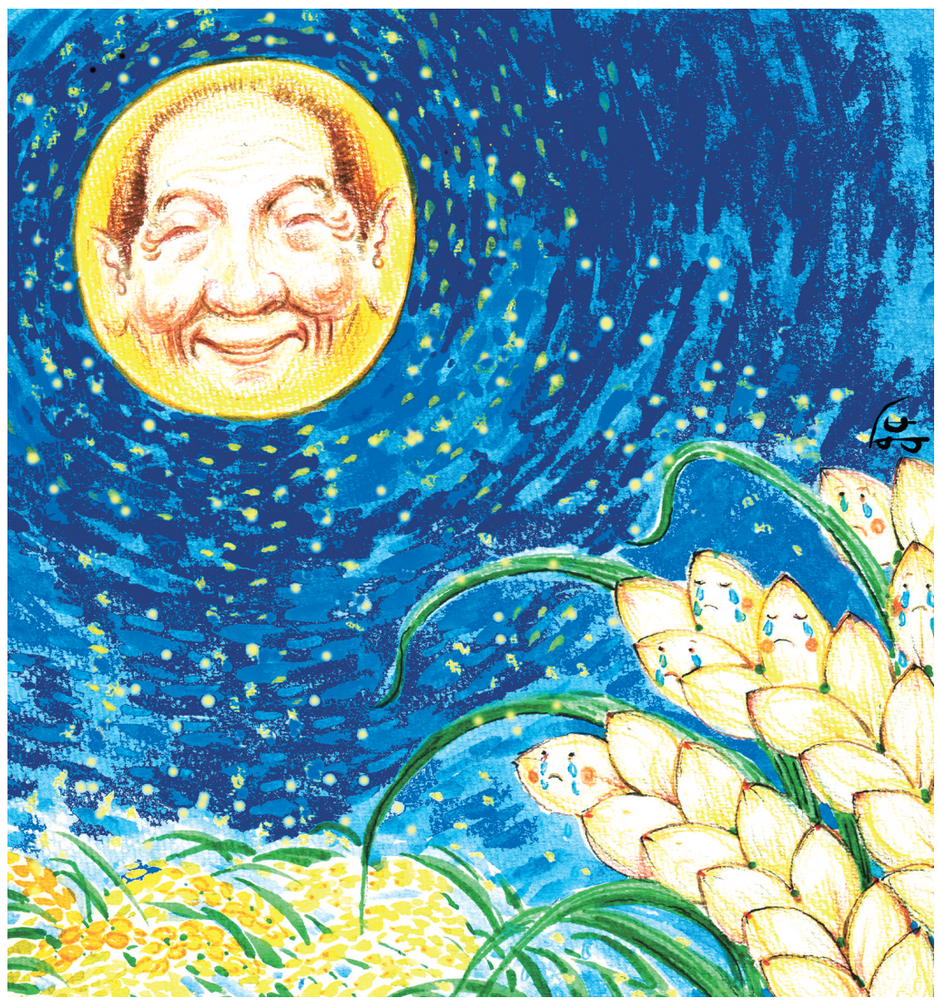
和土地打交道布满艰辛
要被虫子啃噬
被杂草侵袭
还会被阳光和风雨
砸得伤痕累累
最终也变成土地

每一次阵痛和喜悦
都将诞生一粒新的种子
他的一生都在繁育！繁育
他把身体搅碎
播撒进试验田
那里流淌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他嫁给了土地
如稻草人不离不弃
最终养活一粒粒饱满的稻穗
举起杂交水稻的腾飞

2021年5月22日，日月丢失
全国人民和所有稻穗低头作揖
如同告别自己的父亲
袁隆平，一个用粮食垒砌的名字
他的魂魄已融入土地
繁衍出饱满，生生不息
那万亩的稻田
就是他生命的延续

星月同辉

邹磊 作



新麦的香气

□石广田

新麦的香气，始于小满。

小满的麦子是一种零食。用火燎，用笼蒸，味道虽然不同，但香气都很诱人。田边的麦穗熟得早，放学回家的孩子、打工回家的中年人或是散步回家的老年人，都禁不住这种诱惑，他们在麦田前稍做停留，掐上一把微黄的麦穗捎回家。

燎麦简单，拿一把麦穗直接放到火上，像烤串一样转来转去，不大一会儿就能烤熟。尝鲜的孩子等不及，就抽出一穗，用手揉碎，吹去颖壳，直接捂到嘴里去，免不了弄得满脸黑灰像上了戏妆。等麦穗全部烤熟，放到簸箕里一起揉碎，簸去杂质，这样再吃就没有黑灰了。蒸麦的办法和燎麦相似，不同的是先把麦穗揉碎，放到蒸笼上蒸熟后再簸去杂质。蒸麦没有燎麦的黑灰，看上去更干净。

要问我这两种新麦的味道哪一种更好，实在不好回答。

小时候我喜欢吃燎麦，这是我和小伙伴们自己都能干的事情：一人掐一把麦穗，捡一把柴火，生起火堆围在一起各烤各的。烤没烤熟不重要，只要香味一出来，就急着揉了吃。那种气氛很热闹，让人非常享受：你吃我一穗，我吃他一穗，冷不丁往别人脸上再抹一把黑灰……嘻嘻哈哈一直玩到昏天黑地。也有单独坐在土灶前边烧锅边燎麦的时候，“吃独食”的感觉总是太冷清，不适合我的性格，燎出来的麦子，味道自然没有那么浓郁了。

蒸麦我们做不成，得由母亲去做。她们都很忙，除非哼哼唧唧地软磨，一般搭不上这个工夫。因为吃蒸麦不容易，对它的味道印象反倒深刻。笼屉一冒热气，马上就把柴火的烟火味挤出厨房，让人急急地盼着快点儿蒸熟。等不到母亲簸干净，我就左一把右一把地往嘴里塞。蒸麦筋道得有几分肉味，比清脆、坚硬的燎麦更有嚼头。不过，要是等到第二天，蒸麦就变得坚硬起来，嚼起来就费劲儿了。母亲偶尔也会往蒸麦里加些盐，做成咸味的，这一种味道燎麦却没有。

新麦还有一种做法叫作碾转，就是把刚饱满的麦穗揉成麦粒蒸熟，放到碾子上碾成麦片，再下到开水里煮成汤吃。碾转我没有吃过，但母亲讲的碾转的来历我却记了下来：旧时常常青黄不接，人们饿得等不到新麦长熟，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吃碾转的心情想来并不好受——寅吃卯粮地提前吃了麦子，怎样熬到下一年麦子成熟，谁心里应该都是空落落的吧。某日听朋友说，现下的农家院特色餐馆有碾转卖，吃碾转的人如果知道它的来历，心里大概也会变了滋味。

其实，我最喜欢新麦在田野里飘散的香气。清晨或日落时分，轻轻的薄雾让新麦的香气变得黏稠而深厚，如果有风吹过，浓一阵淡一阵反倒更加清晰：那种即将成熟的味道，已经褪去最初的青草气息，让人多了几分盼望的冲动。俯身抬手掐一穗麦穗，放到双掌间揉搓，新鲜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吹掉颖壳，把麦粒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浓稠的汁液在牙齿间流动，突然间就让人神清气爽起来，禁不住感叹“又是一个好年景啊”。即使回家的路再远，双手沾染的新麦的香气都会袅袅不散——燎麦、蒸麦再好吃，都不及原味真实、丰满。

好多年不再吃新麦了，偶尔路过五月的麦田，驻足眺望一番也不愿意掐一穗麦穗：是害怕想起久远的人和事吗？

践行入党誓言在路上

我的入党故事

□王广辉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第20个年头。近日欣闻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要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了，成年的同时，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这让我无限感慨，思绪万千。

在学生时代，我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比较模糊的时候，就在润物无声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清晰的认识：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我发现，各行各业中涌现出的优秀代表，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共产党员。于是在我的观念里，先进就成了党员的代名词。有了这样的意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便成了我梦寐以求的渴望。

我开始有意识地向党组织靠拢，但中专毕业时，由于年龄尚不满18周岁，不够入党条件，成了我不小的遗憾。惊喜发生在我参加工作三年后，那天接到镇党委的通知很突然，让我和镇里确定的其他人选一起去县里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在这之前，我已向党组织递交过3次入党申请书了。

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后，我在工作上、生活上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渴望早日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接下来的组织考核、外调、政审环节都很顺利，但在确定预备党员的关键时刻，主要领导说我还年轻，历练不够，需要再锻炼锻炼。说实话，虽然在入党申请书中我已表明过态度：“如果不能按期发展，说明自身努力还不够，决不气馁，仍将努力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但要说当时心里没有不快，那是假的。沉下心来认真思量，领导说那话很委婉，自己肯定有地方做得不够优秀。从那之后，我又给自己提高了标准，每天早上不到7时30分就到办公室，搞卫生、整资料、进基层、访农户，工作中处处作表率、当标杆。2001年2月，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镇党政办主任后，做好党务工作成了我重要的工作职责。从事这项工作是严肃的、认真的，更是光荣的。有一年建党节前夕，我们去看望一名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这是一位老复员军人，在抗战中立过功，新中国成立后剿过匪，复员后安排在银行工作。为响应毛主席支援农村的伟大号召，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农村。农村虽然天地广阔，但生活很是艰苦，可老党员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他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高尚情怀。这更加坚定了我工作上不怕吃苦、乐观向上的信念，坚定了我在思想上、行动上双重入党的决心和信心。

2006年1月，全党上下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辖区内的一家公司当时有党员二三十名，通过开展教育活动，党员同志亮身份、作表率、当典型，处处体现先进性，以燎原之势影响和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企业抓住机遇，大干快上，实现了产销两旺、利税翻番。该公司在全县非公有制企业中率先成立了党委，被河南省委授予先进企业党组织，真正实现了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党建工作目标。

在从事党建工作中，我多次被县委、乡党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特别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在2011年鲁山县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时任县委书记亲手为我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20年砥砺奋进，20年不忘誓言。如今，我依然坚守在乡镇一线，无怨无悔。其间，变换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我的入党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我在党旗下发出的心声。20年来，我始终走在践行誓言的路上，党就是指引我前行的那座灯塔，心中有党，不会迷路。

作者档案 王广辉，河南鲁山人，现任鲁山县辛集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